

|笔记杂著卷|

古代书信精选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修订版」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笔记杂著卷

古代书信精选

陈霞村 李国锋 一注析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博学工作室

修身齊家
讀書是福

來新夏題

·南开大学教授來新夏先生為《中國家庭基本藏書》題詞



前言

书信是一种常用的社会交际工具，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说：“著之竹帛谓之书。”原来文字产生初期，凡是刻在金石上、写在竹帛上的文字材料都称为“书”。“书”是一切著述的泛称。到了春秋时期，各国交往频繁起来，经常互派使者传达外交辞令，除了口头传达之外，也有用书面形式传达的，最早的书信便这样出现了。但其内容大多限于国事军务，个人思想感情的因素很少。进入战国时期，书信开始突破了“公文”、“国书”的限制，表达个人的愿望，谈论自身的命运，成为书信的核心部分。到这时候，书信才真正成为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的独立文体。至于家书——家人父子之间的书信，大约到了汉代才出现的，时间就更晚一些了。魏晋以后，书信的内容日趋丰赡，风格更加多样，也更注重文采了。

至于书信的名称，尤其繁多，有“书”、“简”、“札”、“牍”、“笺”、“柬”、

“函”、“启”、“疏”等,有的是书写材料不同,有的是双方关系不同,有的是篇幅长短不同,如“简”、“牍”表示写在木片、竹简上,“疏”、“启”用于呈送帝王、皇后、太子、大臣等,“札”、“笺”表示形式短小简便。此外,又有“书简”、“书牍”、“书札”、“书翰”、“书启”、“书函”、“尺牍”、“尺素”、“信函”等等。现在“书信”成了通用的名称,但在古代,“书”是“书”,“信”是“信”,二者并不等同。古代所谓的“信”,有三种指称:一是指凭证、信物,即符节、契券之类。《墨子·号令》:“大将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号不相应者,伯长以上辄止之。”这里“信符”并举,“信”指所持的身份凭证。二是指信息、消息。汉代扬雄《太玄·应》:“阳气极于上,阴信萌乎下。”这里“信”指消息。三是指传递消息的使者。《世说新语·文学》:“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资治通鉴·晋纪·成帝咸和二年》:“宜急追信改书。”以上“信”都指送信的使者。根据考证,“书信”连用指信,初起于晋代。《晋书·陆机传》:“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晋代王羲之《杂帖》:“朱处仁今何在?往得其书信,遂不取答。”“书信”广泛使用,则是近代以后的事。

古代有雁足传书(见于《汉书·苏建传》附《苏武传》)、鲤鱼传书(见于汉代蔡邕《饮马长城窟行》诗)的传说,故而诗文作品中用“鸿”、“雁”、“鲤”、“鱼”代称书信。南朝梁代王僧孺《捣衣》诗:“尺素在鱼肠,寸心凭雁足。”唐代王勃《采莲曲》:“不惜西津交佩解,还羞北海雁书迟。”元代柳贯《舟中睡起》诗:“江驿比来无雁帛,水乡随处有鱼罾。”《旧五代史·唐·李袭吉传》:“山高水阔,难追二国之欢;雁逝鱼沉,久绝八行之赐。”晋代傅咸《纸赋》:“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三本一折:“自别颜范,鸿稀鳞绝,悲怆不胜。”唐代独孤及《为吏部李侍郎祭苏州李中丞》文:“白马龙骧,鲤鱼遂绝。”宋代刘才邵《清夜曲》:“门前溪水空粼粼,鲤素不传娇翠颦。”元代方回《赠吕肖卿》诗之三:“湓浦稀鱼素,阳山杳雁程。”唐代韦皋《赠玉箫》诗:“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宋代晏幾道《生查子》词:“关山魂梦长,鱼雁音尘少。”唐代羊士谔《寄江陵韩少尹》诗:“蜀国鱼笺数行字,忆君秋梦过南塘。”现在仍用“海外飞鸿”“远方来鸿”之类说法,可见影响多么深远。

书信这种文体,有其特定的使用范围和适用对象,因此与其他文体相比较,确有许多特点。第一,书信作为个人之间倾诉心声的载体,它的接触范围极其有限,一般只限于写信者与收信者之间,因此可以畅所欲言,较少顾忌,没有必要掩饰做作,它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



的本来面目、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具有一般史料所无法代替的价值。司马迁在朝廷上为被俘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了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受刑之后又任命他为向由宦官担任的中书令，这对注重个人、家族声誉的士大夫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让人痛不欲生。但他为了完成《史记》这部不朽之作，忍辱含垢，坚持写作。这种埋在内心深处的冤屈、痛楚、怨愤，只能在给朋友写信（《报任安书》）时尽情抒发和倾吐。晋惠帝太子司马遼被贾后设计害死，这样一桩宫闱冤案，却在《遗王妃书》中留下了原始记录。第二，内涵广泛，笔法灵活。在书信中有的表达远隔千里的思念，有的抒发不满现实的愤懑，有的叙述家庭生活琐事，有的谈论国家大政方针，有的描写旅途自然风光，有的记载异乡风俗民情，总之，抒情、记事、说理、写景，都可以用。但它又不像史传、政论、游记那样讲究格式正规、布局严密、词句典雅，不拘一格，信笔挥洒。第三，富于抒情成分。所有书信，不论是写给父母的，写给子女的，还是写给同事、朋友的，都在字里行间渗透着深厚的情意；即使写给政敌，展开论战的书信，也都坚持以礼待人，尊敬对方的态度，决不使用谩骂、污辱的口吻。第四，充满哲理。很多古代书信出自历史名人、文章巨匠，谈论修身养性的经验，为人处世的方法，治国救民的智谋，行兵布阵的策略，读书写作的心得，释疑解惑的体会，探求学问的奥秘，领悟人生的真谛，饱含哲理，耐人寻味。

我国古代书信历史悠久，佳作如林，不仅许多名家文集列有“书疏”或“书启”一体，而且像明代张居正《张文忠公书牍》、归有光《震川尺牍》、清代郑燮《郑板桥家书》、曾国藩《曾国藩家书》这类书信专辑也很可观。改革开放以来，在神州大地上呈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经济繁荣，文化振兴，整理研究古代文化遗产也受到了重视，人们对研究鉴赏古代书信的兴趣越来越强烈了。为了帮助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朋友们从古代书信名作中汲取精神营养，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选注的《历代名家书选》（山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中选出部分家书，并且扩大范围，增选各类书信，一共选出历代书信优秀作品七十多篇，每篇介绍作者，注释词语，并对其思想内容、艺术技巧做出简要评析，以便读者接近原作。末附这些书信中的名言警句（正文中用着重号标注），便于读者吟诵。不妥之处，切盼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给予指正！

陈霞村

2008年5月



目录

前言 /001

◎先秦汉魏

- 乐毅·报燕惠王书 /001
燕王喜·遗乐间书 /004
司马迁·报任安书 /006
孔臧·与子琳书 /013
杨恽·报孙会宗书 /015
刘向·诫子歆书 /018
马援·诫兄子严、敦书 /019
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 /021
徐淑·答夫秦嘉书 /024
孔融·论盛孝章书 /026
曹洪·与世子曹丕书 /028
诸葛亮·诫子书 /033
诸葛亮·诫外生书 /034
孙权·让皎书 /035
曹丕·与吴质书 /036
曹植·与杨德祖书 /040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043

◎两晋南北朝隋唐

- 刘琨·答卢谌书 /051

- 司马迁·遗王妃书 /053
 陶渊明·与子俨等疏 /055
 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 /058
 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 /062
 谢朓·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 /066
 丘迟·与陈伯之书 /069
 吴均·与朱元思书 /073
 魏长贤·复亲故书 /074
 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079
 李白·与韩荆州书 /080
 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 /083
 韩愈·答李翊书 /085
 白居易·与元九书 /087
 白居易·与元微之书 /099
 舒元舆·贻诸弟砥石命 /101
 李翱·寄从弟正辞书 /106
 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108
 柳宗元·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110

◎宋元明清

- 欧阳修·与张秀才第二书 /113
 欧阳修·与高司谏书 /116
 欧阳修·与尹师鲁书 /120
 苏舜钦·答韩持国书 /122
 曾巩·寄欧阳舍人书 /127
 曾巩·谢杜相公书 /129

- 司马光·训俭示康 /131
 苏轼·答秦太虚书 /136
 苏轼·答谢民师书 /140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142
 陆游·答王樵秀才书 /144
 陆游·答陆伯政上舍书 /147
 谢枋得·与李养吾书 /150
 文天祥·与方伯公书 /152
 方孝孺·答许廷慎书 /155
 文徵明·与郡守肃斋王公书 /157
 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书 /160
 宗臣·报刘一丈书 /164
 李贽·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166
 袁宏道·与汤义仍 /169
 袁宏道·与龚惟长先生 /170
 傅山·与戴枫仲 /173
 黄宗羲·谢陈介眉代辞博学宏儒书 /175
 侯方域·与阮光禄书 /178
 张煌言·复郎廷佐书 /182
 夏完淳·狱中上母书 /186
 郑燮·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三书 /189
 郑燮·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192
 袁枚·与香亭 /195
 袁枚·与书巢 /199



姚 鼐·复鲁絜非书 /204
材则徐·家书 /207
彭端淑·为学一首示子侄 /213
曾国藩·与澄、温、沅、季四弟书
/214
曾国藩·与沅、季二弟书 /216
左宗棠·谕孝威、孝宽 /218

目
录

梁启超·与蕙仙书 /221
林觉民·与妻书 /224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227

◎附录

《古代书信精选》名言警句 /253

◎先秦汉魏

报燕惠王书

乐毅



乐毅，战国时著名将领。魏国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将军乐羊之后。魏昭王时奉命出使燕国，留下任为亚卿。前284年，任上将军，率秦、韩、赵、魏、燕五国联军击溃齐军。继而又率燕军攻破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西北）。由于战功卓越，封昌国君。昭王去世，惠王即位，中齐国反间计，用骑劫代乐毅为统帅。乐毅逃往赵国，封望诸君。一直到死。

燕惠王害怕乐毅乘着齐军反击、燕军溃退的机会进攻燕国，派人送信责难乐毅背弃燕国投奔赵国。乐毅在这封回信中先从“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立论，进而赞美先王重用贤才，担忧君主听信谗言，表白自己来到赵国避难是为了维护先王的英明，保全自己的名誉，委婉地驳斥了对方的责难，而且彰显了自己坚持君子交际之道，做人光明磊落，决不乘人之危的坦荡胸怀。文章措词委婉，主旨明畅。叙述、议论中间，时时流露对于先王的知遇之恩的无限感激和君主遇合、建功成名的无比荣幸，颇有感染力。

本文选自《战国策·燕策二》。



臣不佞^[1]，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2]，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3]，而又害于足下之义^[4]，故遁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5]，故不敢为辞说^[6]。今王使使者数之罪^[7]，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8]，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9]，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10]，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之者处之^[11]。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错^[12]，有高世之心^[13]，故假节于魏王^[14]，而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15]，擢之乎宾客之中^[16]，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17]。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18]，不量轻重而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霸国之馀教也^[19]，而骤胜之遗事也^[20]，闲于兵甲^[21]，习于战攻，王若欲攻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22]！”



且又淮北、宋地^[23]，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宋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24]，南使臣于赵。顾反命^[25]，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26]，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27]。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28]。齐王逃遁走莒^[29]，仅以身免^[30]。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31]，故鼎反于历室^[32]，齐器设于宁台^[33]，蓟丘之植^[34]，植于汶篁^[35]。自五伯以来^[36]，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愜其志^[37]，以臣为不顿命^[38]，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39]；蚤知之士^[40]，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41]，收八百岁之蓄积^[42]，及至弃群臣之日^[43]，余令诏后嗣之遗义^[44]，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顺庶孽者^[45]，施及萌隶^[46]，皆可以教于后世。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47]，故吴王远迹至于郢^[48]。夫差弗是也^[49]，赐之鸱夷而浮之江^[50]。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51]，故沉子胥而不悔^[52]。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53]，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54]，堕先王之名者^[55]，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56]，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57]；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58]。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59]，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60]！



[1]不佞(nìng): 谦辞,不才,没有才能。佞,才智。

[2]左右:对燕惠王的尊称,如说“执事”。

[3]斧质:处死的刑具大斧和砧板,指处死的大罪。质,通“锧”。

[4]足下:对燕惠王的尊称。

[5]自负:自身背负,自己承担。不肖:不像样子,不贤,不好。

[6]辞说:辩解。

[7]数(shù):列举(罪状),一一责难。

[8]侍御者:君主身边侍奉的人,借指燕惠王。畜:收留。幸:宠幸,爱护。

[9]白:明了,理解。事:侍奉,效力。

[10]私:用为动词,私自赏给。 亲:亲信。

[11]当:相符,胜任。 处:安排。

[12]举错:举动措置。错,通“措”。

[13]高世:超出当世,超出世俗。

[14]假节:取得出使外国的符节。节,出入关卡的凭证。假节于魏,是说魏王派他出使燕国。

[15]过举:破格提拔,含有自谦的意思。

[16]擢(zhuó):提升。

[17]亚卿:地位仅次于正卿。

[18]积怨:多年的仇恨,世代的仇恨。史书记载,燕王哙宠信国相子之,让位给他,国内混乱,齐湣王乘机率军攻入燕国,燕王哙被杀,国家濒于覆灭。昭王即位,招纳贤士,决心复仇。

[19]霸国:称霸诸侯的大国。春秋时齐桓公为五霸之一,战国时齐湣王曾称东帝(秦昭王称西帝)。

馀教:遗留的法度教令。

[20]骤胜:屡获胜利。 遗事:遗留的事业。

[21]闲:通“娴”,熟练。 兵甲:借指军事。

[22]径:直接。 结:联合,结盟。

[23]淮北:淮河以北。 宋地:原属宋国的土地,即今河南商丘、江苏铜山、山东曲阜之间的地方。前286年,齐、魏、楚联军灭宋,各得宋国部分土地,上述两地后归齐国。此时,楚国想得淮北,魏国想得宋地。

[24]具:准备。

[25]顾反:回来禀报。

[26]河北:黄河以北。

[27]齐上:济水岸边,根据史书记载,到达济水西边。

[28]长驱:一直推进。 国:国都,齐国都城临淄。

[29]齐王:齐湣王,在位17年(前300—前284)。 莒(jǔ):齐国邑名,今山东莒县。

[30]免:逃脱。

[31]大吕:齐国钟名。 元英:燕国宫殿。

[32]故鼎:被齐国掠走的燕国大鼎。 历室:燕国宫殿。

[33]宁台:燕国台名,在今河北蓟县之北。

[34]蓟丘:燕国都城,在今北京市附近。 植:旗杆,借指旗帜。

[35]汶篁:汶水的竹林。

[36]五伯: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伯,通“霸”。

[37]愜(qiè):满足。 志:欲望。

[38]顿:耽误,贻误。

[39]《春秋》:古代鲁国史书,传为孔子编定。这里指代史书。

[40]蚤知:先知,预见。蚤,通“早”。

[41]夷:削平,消灭。 万乘:万辆兵车,借指大国,这里是指齐国。乘,一车四马。

[42]八百岁:自前1065年周武王封姜尚于齐,至前284年乐毅率燕军攻入齐国都城,共781年。“八百岁”为概数。

[43]弃群臣:君主死去的婉辞。

[44]馀令:留下教令。 后嗣:后代子孙。 遗义:遗留的教训。

[45]顺:理顺(嫡庶关系)。 庶孽:庶子,封建宗法制度称妾所生的儿子,没有继承之权。



[46]施(yì):延续,普及。 萌隶:平民。萌,通“氓”。

[47]伍子胥:春秋时楚国人,父兄遇害后逃往吴国,吴王阖闾任为大夫。 阖闾:春秋末吴国国君,在位 19 年(前 514—前 496)。

[48]远迹:率军远征,足迹到达。 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北。前 505 年,伍子胥协助吴王阖闾攻进楚国郢都。

[49]夫差:吴王阖闾之子,继位为吴王。在位 20 年(前 495—前 476)。 不是:认为(伍子胥的意见)不对。

[50]鸱(chī)夷:皮口袋。 浮:投入(江水)。 江:长江。

[51]先论:生前的意见。吴王夫差准备进攻齐国,企图争霸中原,伍子胥劝阻这种危险举动,并且说明越国才是吴国的仇敌,一旦吴军北上,国内空虚,越国就要乘机进攻吴国。夫差不听,赐予属镂剑让他自杀。伍子胥自杀,尸体被装进皮口袋投入江中。

[52]沉:用为使动,使……沉入江中。

[53]主:先主(阖闾)与今主(夫差)二人。 量:智量,才识。

[54]离:通“罹”,遭遇。 非:非难。

[55]堕:通“隳”,毁坏,破坏。

[56]以幸为利:以侥幸去谋私利。

[57]交绝:交情断绝。 恶声:坏话。

[58]洁:用为动词,保持(名声)清白。

[59]亲:相信。 左右:身边近侍大臣。 疏远:所疏远的人(指乐毅)。 行:行事。

[60]唯:含有希望、请求的意味。 留意:认真体察,用心考虑。

遗乐间书

燕王喜



燕王喜,燕孝王之子,在位 33 年(前 254—前 222)。燕王喜四年(前 251),派国相栗腹出使赵国,建立友好关系。他听栗腹说赵国在长平之战惨败后,兵力空虚,决定发兵进攻赵国。乐间(乐毅之子,继承封号昌国君)坚决反对。结果燕军大败,乐间到了赵国。燕王喜写这封信责备他离开燕国辜负了先君的信任,而且对外宣扬君主的过失,也不合乎隐恶扬善的君子之道,甚至违背了“家丑不可外扬”的常识。本文列举事例,说明道理,有责难,有期待,入情入理。文气条畅,词句婉丽,流利可读。《新序·杂事第三》认为这是燕惠王遗乐毅书。

本文选自《战国策·燕策三》。



寡人不佞,不能奉顺君意^[1],故君捐国而去^[2],则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愿^[3],而君不肯听,故使使者陈愚意,君试论之^[4]。

语曰:“仁不轻绝,智不轻怨^[5]。”君之于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则君掩盖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6]!望有过,则君教诲之,不

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国人莫不知，天下莫不闻。君微出明怨以弃寡人^[7]，寡人必有罪矣。虽然，恐君之未厚也！谚曰：“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8]。”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过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过，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于先王以成尊，轻弃寡人以快心，则掩邪救过，难得于君矣^[9]！且世有薄于故厚施^[10]，行有失而故惠用^[11]。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于为君择之也，无所取之。

国之有封疆，犹家之有垣墙，所以合好掩恶也。室不能相和，出语邻家，未为通计也^[12]。怨恶未见而明弃之，未厚也。寡人虽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乱也^[13]；君虽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14]。然则不内盖寡人而明怨于外^[15]，恐其适足以伤于高而薄于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义，成君之高，虽任恶名^[16]，不难受也。本欲以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扬寡人之辱，而君不得荣。此一举而两失也^[17]！义者不亏人以自益，况伤人以自损乎？愿君无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18]。

昔者，柳下惠吏于鲁^[19]，三黜而不去^[20]，或谓之曰^[21]：“可以去！”柳下惠曰：“苟与人之异，恶往而不黜乎^[22]？犹且黜乎^[23]，宁于故国尔^[24]！”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业不忘；不以去为心，故远近无议。今寡人之罪，国人未知，而议寡人者遍天下。语曰：“论不脩心^[25]，议不累物^[26]，仁不轻绝，智不简功^[27]。”弃大功者辄也^[28]，轻绝厚利者怨也。辄而弃之，怨而累之，宜在远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无罪，君岂怨之乎？愿君捐怨，追惟先王，复以教寡人！

意君曰^[29]：“余且慝心以成而过^[30]，不顾先王以明而恶”，使寡人进不得脩功，退不得改过，君之所揣也^[31]，唯君图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书谒之^[32]。



[1] 奉顺：承顺，顺从。

[2] 捐：抛弃。

[3] 端：通“搏”（zhuǎn），齐等，均衡。端其愿，是说改变想法，重新任用乐间。

[4] 论：研究，裁断。

[5] 仁不轻绝，智不轻怨：讲仁爱的人不随便跟人绝交，有才智的人不随便跟人结怨。

[6] 虞：料到，预测。明：公开。罪：用为动词；归罪，贬斥。

[7] 微出：隐密地出走了。微，隐密（行动）。明怨：公开表示仇恨。



[8]危:用为动词,危害。 要(yāo):求得,谋求。

[9]难得:难以达到,难以实现。

[10]于:一本作“而”,可取。这里是说,世人对我薄情,我不怨恨,反而施加厚恩。

[11]惠:疑当为“专”。这里是说,世人行动有了过失,我不离开,反而专加任用。

[12]通计:普遍适用的对策、办法。

[13]殷纣:商朝末代君主纣王,暴虐无道,杀害忠良,成为暴君的典型代表。

[14]商容:商纣王时乐官,由于正直被贬黜。箕子:商纣王叔父,官至太师。比干被杀害后,他佯装疯狂,做了奴隶,被纣王囚禁。 累(lèi):忧患,危难。

[15]盖:掩盖,隐蔽。

[16]任:背负,承受。

[17]一举而两失:一次举措不当,对双方都有损害。

[18]累(lèi):妨碍,损坏。

[19]柳下惠: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食邑柳下,谥号惠,称柳下惠,一称柳下季(季为兄弟排行居末)。做官任劳任怨,从不计较职位高低。

[20]三黜(chù):三次罢官。黜,罢免,削职。《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21]或:代词,有的人。

[22]恶(wū):疑向代词,何。

[23]犹:同样,一样。

[24]宁:宁愿,宁肯。 尔:助词,表示确定语气。

[25]脩:疑当为“循”。这里是说,评判是非不依内心的爱恶。

[26]累(lèi)物:受到外在事物牵制。累,牵连,妨碍。

[27]简:轻视,抛弃。

[28]弃大功者擿也:应依《新序·杂事第三》作“简弃大功者仇也”。

[29]意:连词,表示选择关系,或者。

[30]慝心:根据考证,应为“慝(qiè)心”,快心,满意。慝,同“愜”。 而:人称代词,你的。

[31]揣:“制”字之讹。“制”通“制”。决定,裁断。

[32]谒(yè):禀告,陈述。根据史书记载,乐间接到信后,继续留在赵国,也未作回答。

报任安书

司马迁



司马迁(约前145—前86),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元封三年(前108)继承父(司马谈)职,任太史令,开始整理资料,并且遍游各地,搜集逸闻传说。太初元年(前104)着手编写《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天汉二年(前99),因李陵案被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宦官担任的掌管文书的官员)。他忍辱含垢,发愤著述,终于在征和二年(前91)完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成为历代正史的典范之作。

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曾任郎中、益州刺史,官至北军使者护军。任安于

征和二年(前91)写信,劝他慎重接交人物,注重推荐贤才。他于同年十一月间写信给以答复。信中回顾了当初他为李陵被俘投降匈奴说了几句公道话,以致触怒皇帝,被判宫刑的经过,抒发了长期郁结心中的愤懑不平,表达了自己隐忍苟活,坚持完成史学著作,流传后世的愿望。文章或议论,或叙事,或抒情,曲折跌宕,充满悲愤,打动人心。从中可看出司马迁的内心世界,窥见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本质。这是一篇著名散文,也是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重要资料。

本文选自《文选》第四十一卷。

原文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1]。少卿足下^[2]：

曩者辱赐书^[3],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4],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仆虽罢弩^[5],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6],动而见尤^[7],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8],伯牙终身不复鼓琴^[9]。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10],虽材怀随、和^[11],行若由、夷^[12],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13]。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14],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得竭指意^[15]。今少卿抱不测之罪^[16],涉旬月^[17],迫季冬^[18],仆又薄从上雍^[19],恐卒然不可为讳^[20]。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21]。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22],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憺于欲利^[23],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馀之人^[24],无所比数^[25],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26],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27],赵良寒心^[28];同子参乘^[29],爰丝变色^[30]: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31],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俊哉^[32]!

仆赖先人绪业^[33],得待罪犴轂下^[34],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35],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36];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37],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38],陪外廷末议^[39]。不以此时引纲维^[40],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



隶，在鬪茸之中^[41]，乃欲仰首信眉^[42]，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43]，长无乡曲之誉^[44]，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45]，出入周卫之中^[46]。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47]，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48]，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49]。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50]。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51]，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52]，垂饵虎口，横挑强胡^[53]，仰亿万之师^[54]，与单于连战十馀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55]，旃裘之君长咸震怖^[56]，乃悉征左、右贤王^[57]，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58]，张空拳^[59]，冒白刃，北向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60]，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61]。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62]，塞睚眦之辞^[63]。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64]，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65]。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隳其家声^[66]，而仆又佯以蚕室^[67]，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68]，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